

盼过年

老家有句俗话，小孩盼过年，大人盼种田，小时候，刚进腊月就要掰着手指头算还有多久过年，好容易盼到腊月二十四开始备年，磨豆腐、蒸扣肉、炸圆子……氤氲中，年前那些日子变得格外香甜。

过年时就更不用说了，有新衣新鞋，平常难得一见的吃食通通都有，最难得的是过年那几天，父母似乎格外开恩，不再唠叨作业的事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年味儿就渐渐淡了，衣服四季常新，各样吃食也经常有，过年再也用不上一个

“盼”字了。前段时间爸爸病了一场，手术后在家休养，有天我打电话给他，电话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，问他在干什么，他说找了个工匠，把老灶拆了，重新砌一个。

我家那老灶有些年头了，一排大中小三个灶眼，母亲很能干，通常做饭时三个灶都用上，蒸饭、炒菜、烧水有条不紊。我们几个都是吃那灶里烧出来的饭长大的。后来，我们各自去外地求学，家里就剩爸妈两个人，吃饭再也用不着那么大的“排场”，后来

又添了小煤炉和电磁炉，那灶渐渐就作废了。

“您不好好养着，又弄个灶干什么？”我有点生气地问他。

“你们不都要回家过年吗？你不是说土灶烧出来的饭好吃吗？”他说。我一时语塞，惭愧地发现自己居然不记得啥时候说的这话。

一般都是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多，爸妈很少给我打电话，昨天妈打来电话，开口就说，你早点回来！

我一惊，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，没想到她说，出门遇见了打工回来的

人，说是因为冻雨的关系，在路上走了四五天才到家，年边天气会更不好。“你还是早点回来！”她说。

“工作的事还忙，哪能说早回来就早回来呢？”我笑着回答。

“哦，那也是，那我挂了，你记得早点回来啊！”

咳，还是那句早点回来！挂了电话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在我们家，急切切盼过年的已经变成老人了。又想起“空巢老人增多，子女常回家看看将入法”的新闻，想起家里那盼过年的爸妈，一时心酸不已。

春联

◇黄健

当春联轻轻倚上门楣
乡村的脸颊便一片潮红
一个红红的春天
盛开在掌纹轻抚过的地方
一横一竖
把收成写在岁月的门楣
一撇一捺
把希冀刻在乡人的脸上
多少鲜明吉祥的意象
在眼前或远处
生动地张开翅膀

红光中
有幸福的鸟儿邀来春暖花开
庭院被领往春天的深入
瑞气和欢喜在岁月里幸福地张望

◇新区 田一洁

◇山城区 妞子

·小小说·

他有空就用纸叠心形折纸，见到她就给她。这个习惯有多久了？他自己都不是记得很清楚。突然，有天她电话里说：“今天有个收废纸的来，我问了价钱，然后把你送我的心形折纸都卖掉了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刚好九块钱，等下你打扮打扮，咱去民政局领证吧！”（嗨嗨的一些事一些情）

他与爸爸相依长大。他常问：“为什么不给我找个后妈？”爸爸总是笑说：“此生只爱你妈一个！”后来他长大成家，爸爸说娶要结婚，他愤怒地打了那女人一耳光，骂爸爸是个骗子。从此，爸爸再未提及此事。多年后爸爸去世，他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张自己婴儿时的照片，背面是沧桑的字迹：战友之子，当如吾儿！（忧伤 de 雯）

伺候父亲

父亲遭遇车祸，住在医院三楼32号病床。于是，每天一大早，我便到32号报到，忙着和医生护士们打交道，跑化验室，等待手术。

那天，我坐在父亲的床边，喂父亲吃饭，不小心就洒落了汤汁或是饭粒。我是第一次伺候病人，忙得手足无措。旁边有人说，你把床头摇高点，在你爸脖子下围个毛巾再喂他。我转过脸，发现旁边站着个男子。他帮我父亲的病床缓缓地往上摇，一边摇，一边问我父亲，有没有不舒服。

吃完饭，我赶紧把床摇回去，好让父亲休息。那人在旁边惊呼，你慢一点，病人浑身是伤，移动一下就疼得受不了。我一惊，赶紧放慢了速度。这时，我才发现，父亲邻床住了一位老人。刚才那位热心人是他儿子，六十多岁，姓赵。他父亲九十多岁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胳膊受伤了，已经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了。

每次吃完饭，他都会迅速收拾完

碗筷，爬上他父亲的病床。他把父亲用被子裹好，他坐在后面，张开双臂，环抱着父亲的肩膀。他告诉我，他父亲的胃做过手术，吃完饭会溢出来，所以饭后需要坐一会儿。每次饭后，赵师傅就这样搂抱着他的父亲，不时地用右手在父亲的胸前抹抹，让父亲的胃舒服些。父亲靠在儿子的肩膀上闭目养神。不管抱着坐多久，我都没见赵师傅移动过。

在赵师傅的指导下，笨手笨脚的我也渐渐学会伺候病人了。我打来热水，为父亲擦脚，父亲不自然地动了动。我问父亲疼吗？父亲说，不。我倒水回来，看到母亲来换我的班了。她把我拉出去，问我父亲为什么掉眼泪？哎！我的父亲，被肇事车撞得浑身上下断骨伤筋时他没哭，手术切口一尺多长没哭，医生没打麻药从他的小腿骨打进钢钉用来牵引时也没哭，就因为他的女儿用温水给他擦了脚，竟流泪了。



幽谷图

(国画)

米和平

作

米和平，1963年生，河南武陟县人，1989年毕业于鹤壁教育学院美术专业。先后任鹤壁市广播电视部门美术编辑、工艺美术师。现为中国煤矿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，鹤壁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。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炳文 著

了，陈保省的妻子走进韩家门楼跟韩世诚的妻子说：“嫂，家也没活儿了，晶晶住校也不回来，我自己在家怪没意思，你兄弟秋后好胃疼，我想去他那儿照顾他一阵子。”

韩世诚的妻子笑着说：“去吧，早该去了。你看你哥要捎句话不？”妻子来到测绘总队，陈保省自然高兴。吃过晚饭后，保省媳妇生怕把大哥交待的话忘了，赶紧说道：“门楼里咱大娘去世了。老人一生勤俭，病重时还特别交待——不要大办。咱大哥是个孝子，按照老人的要求没有大办。知道你忙，就没给你说。大哥让你不要难过，啥时回到坟上烧张纸就行了！”

“知道了。就是给我报丧，我也不一定回去。”陈保省不动声色地说。妻子没想到他说这话，瞪了他一眼，掏出一叠现金说：“人都是一心换一心，土地承包后，咱的地与大哥的地分在一块了。秋种夏收，我跟大嫂很少下地，都是咱大哥一个人干，干活的工钱从没提过，卖罢粮食算帐，扣除犁地、买肥料、浇水的钱，剩下的按人头分了，咱分了三千多块，我都拿来了。”

陈保省不耐烦地说：“以后在我面前别咱大哥长、咱大哥短！我算是看透了，亲的打不断，义的安不牢。在他眼里，我一个堂堂的大干部还没有一个地痞流氓地位高。他娘死了，没给我说正好，省得我为难，槐树庄我是一步也不再迈了。”他看妻子的脸色变了，解释说，“我是国家的人，回到地方上是县级干部，回村里有啥意思！你看看槐树庄那些人的样，三巴掌打不出一个屁，还一个个架子恁大，你不先递个烟，不先开口，人家都不理你！哼，犟牛那个样，还在我面前装大瓣蒜！韩世诚还护着他！”

十二

深秋，淇河的天空格外明朗，天空飘来一簇簇洁白的云朵。地里没啥话

闹出点事算啥？咱来那天，大哥把他自己家有脸面的人都叫了过去，把犟牛收拾了半夜，直到现在犟牛都不理大哥。大哥两口待咱没说的，就是亲哥也难做到这一步。”

这些话若出自别人之口，陈保省也许会一笑置之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他媳妇的话，他不能不听。

陈保省抠了抠鼻子说：“前一阵儿我去中岳庙旅游，抽了一签，给你念念——‘鱼跃龙门已成神，身穿紫袍众人围。衣锦还乡打道府，贵人久等迎福门’。”

他妻子说：“不要听瞎子胡咧咧、瞎唠嗑。”

“这可不是瞎子算的卦，不能全信，也不能不信……”

日有长短，月有圆缺，陈保省的官运近年来不太好，一次次晋升的机会都与他擦肩而过。他认真找过原因，是朝中没人？是文凭不高？还是年龄不占优势？一个个原因找到了，却又一次次被否定了。高山上的葡萄又红又艳，摘不到，只能眼巴巴地望着，何必呢！跟自己同龄的人，到现在大部分连个商品粮户口还没弄到，自己犟好是个大干部。母亲在世时常说，“人比人该死，物比物该扔。”还劝他说，“不要学过去的地主，盖房一直盖到拆的地步，买地一直买到卖的地步。”老人的话很有哲理，急流勇退也是一种智慧。若用数学来形容他的人生阶段，以前的是加法，现在变成了减法。慢慢地，他对职位的高低看淡了，交往的朋友也有选择了。

自从上次算过卦后，陈保省一直在思考卦上的文字。衣锦还乡从何谈起？如果转业回去，真有贵人相助的话，那这个贵人是谁？

不久，陈保省真的衣锦还乡了。不过，他走到鹤壁就安营扎寨了。

鹤壁市地处淇河之滨，相传因有仙鹤栖息于此地而得名。仙鹤不落无福之地，这里以储量丰富的乌金（煤）而著称，是一座以煤炭工业为主，以电子、化工、建材、轻纺、食品加工业等辅

的新型工业城市。故地重游，陈保省感触颇深。当年他被母亲抱着，哥哥在后面跟着，来到这里才躲过霍乱，逃过一劫。那时，这里是荒山野岭、鬼狐出没，堪比人间地狱，挖煤、冶炼、烧瓷，无处不是血与泪的痕迹。今非昔比，现在他荣归故里，出任一家宾馆的总经理，可以说是光宗耀祖。

他走进宾馆，以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吃饭、住宿。一星期后，他以一个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大厅里，召开了一个全体员工大会，会上，他说：“你们看看，这是来到联合国总部了，还是来到鹤壁长虹宾馆了？总台上面有美国、英国、泰国好几个国家的时间表；再看东西山墙上，一幅是南方山水、大瀑布；一幅是日本富士山樱花。这是鹤壁长虹宾馆，是鹤壁对外开放的窗口，要把鹤壁的人文风貌展示给顾客，可大厅里能找出一丝半点鹤壁的影子？”

“我走遍大半个中国，淇河流域是文化积淀最厚重的区域之一。女娲抟土造人，后人为了纪念她，给她修庙，全国有几座女娲庙？清澈见底、文化底蕴深厚又没有污染的河流，全国能有几条？”

陈保省抠了抠鼻子说：“我在沿海城市有个朋友，我同首长一块儿到他那儿去旅游，人家很热情，大块的牛肉，整只的烧鸡、烤鸭摆上桌，又是忙着蒸馍、炸油条，费劲不小，首长却不满意。我说，‘伙计，吃这些东西用到你这儿来？拿出世界少有、中国珍奇的当地特产来，领我们到那人间仙境去。他看了我几眼说：‘老兄，站着说话腰疼不腰疼？’我说，‘不腰疼，你到我那儿去，我拿出的都是你平时绝对见不着的东西。’”

“第二年，他带着首长来了。他们一到，我先端上盘无核枣，让他们先吃，我去做饭。我还没打出第一炉火烧，那位朋友就风风火火找到厨房说：‘这枣俺首长不让吃了，想拿走，跟你请示一下。’我说，‘中、中’。他急了，

说：‘那我呢？’我指着火烧炉说，‘别急，你再尝尝另外一绝。’他蹦起来了，‘我们跑几千里来这儿，你就让吃个火烧，够意思吗？’我说，‘让你享受享受皇帝、总统、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吧。这火烧用的可不是一般的小麦面粉，是淇河岸边的优质小麦面，历朝历代都是贡品。解放后，中南海、人民大会堂用的都是俺这儿的的面粉。’我把面揉好，往面板上‘啪啪’一甩，葱花、小磨香油一抹，五香粉一撒，往鏊上一搁，哧啦啦地响，香味儿就出来了。

“火烧一端上桌，他们酒也不喝了，菜也不吃了，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焦香酥脆、香喷喷的火烧，个个撑得弯不下腰。回去后，朋友给我打电话说，‘你那儿的无核枣、焦酥火烧真是人间美味，啥时候能再饱饱口福？’我说，‘来吧，到河里洗洗澡、钓钓鱼，够串酸枣个梨，体验一下啥是人间仙境吧。’”

“来到鹤壁我去了几家饭店，发现都有一个通病：川菜流行上川菜，粤菜流行上粤菜，结果是啥也没做成。人家多少代才创造出一种风味，你吃几顿就学会了，那可能吗？做饭的奥妙深得很，炸葱花谁都会，为什么有的人炸出来满厨香味，有的就炸不出香味？同样一条鱼，人家做出的是奶汤，你做出的为啥是清汤？北京烤鸭全国有名，不少师傅专门去学都学不来。绝招就在炭上，只有苹果木炭才能烤出香气四溢的烤鸭。”

（11）

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鹤壁专卖：鹤壁日报社1楼
热线：3338633 13323926333